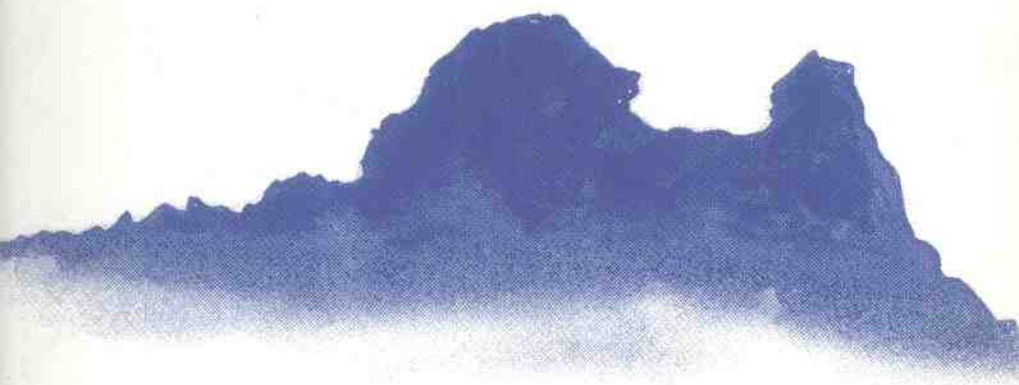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篇小说

万世留名



曾采 著

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之五

中 篇 小 说

万世留名

曾 采 著

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

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·李氏基金 赞助



新加坡作家协会 丛书

1998—2000年度编辑委员会

王润华（执行编辑）

许福吉（执行编辑）

黄孟文

林 高

烈 浦

张千玉

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之五

书 名：万世留名

作 者：曾采

出 版：新加坡作家协会

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

RAFFLES CITY P.O.BOX 0205

SINGAPORE 911707

FAX: 7339850

E-MAIL: huang727@mbox2.singnet.com.sg

封面设计：黄仁刚

校 对：骆宾路

承 印：理想印刷出版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一九九九年五月

国际书号：981-04-1355-6

定 价：S\$10.00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Acknowledgement

National Arts Council & Lee Foundation

Publishing Grant

回眸文学路



代序

文学之路，重利者不愿走，想成名者不易走，惟有不忘中华文化者才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以赤子之心，承前继后默默走着。

今之读书人已不甘作书呆子，改变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旧观念，且摆脱“文以载道”的束缚投人所好，更不信“文章乃经国大业”堂哉皇哉的道理，大多向钱看齐！

文学之路之所以想成名者不易走，则因日夜埋头创作没人问，或没报刊发表，或发表了没人看，又何以成名？

虽然如此，偏偏文学路上仍不寂寞，既不为名亦不为利，为的是老祖宗斩不断的民族情！

扪心自问，我之走上文学之路，是因为退休之后，一以调剂无所事事的苦闷，二以深怕不用头脑变成痴呆，三以数十年经历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！

我是1985年才开始学人写东西的，那一年刚退休赋闲在家，邻居有不少文人雅士和教师，在咖啡店里认识得越多，对投稿出书的事也就越感兴趣，终于在李汝琳老先生的怂恿与指引下写成了第一个长篇小说《红尘滚滚》。

十年来，翻翻自己的记录，完成的各类短篇小小说数十篇，散文百多篇……，正是十年一觉文学梦，梦笔生花，笔花缭乱，报然。

曾采

目录

代序	回眸文学路	
第一章	万世留名	1-26
第二章	不愿做奴隶的人们	27-48
第三章	“我可以说不”	49-69
压轴篇	还看今朝	71-94
后记		95

第 1 章

万世留名

长长的山，说是喜马拉雅的支脉，由北跨越中南半岛，高低起伏蜿蜒伸展南下马来半岛，到了河峰附近有座山峰，像金字塔般默默地兀立着，峰巅凸出如待产孕妇坚挺的乳头。从两面特定的角度看去，竟巧夺天工地恰似一只雄峙的巨狮，不知何时开始就被叫做狮子山。

狮子山怡然含着微笑，安详恬静，坐镇一方，俯视流过山脚下的大江。江水浩浩荡荡，滋润了环山的绿林，绿林苍苍莽莽。

山和水，见证了狮子山从古到今的历程。

狮子山，也见证了江水和绿林的沧桑。

× × ×

三十年代初期。

狮子山下，绿林边沿，一溪流水，好比钢刀把个原始村落切开两半。一半有一二十户简陋高脚亚答屋，散立在椰林果树间，这是马来人的“甘榜巫来由”（马来村）。另一半则有二三十户四檐滴水式的锌板木屋，住的全是客家人，故称“客人芭”，合上“逢山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”这句话。

一条原始的桥，横枕在小溪的两岸，那是几株大树干并排而成。这小桥虽然原始，却有数不清的足痕。

× × ×

马来村的村长阿末，是世袭相传的。他的家就在溪流边，虽然也是高脚亚答屋，但气派大不相同。正门前是个小楼台，楼台两侧各有弧形的梯阶，像螃蟹的一对大螯。梯阶连接的沙径也弧形的包抄着楼台下的一小片园地；园地上栽种着家人喜爱的大红花（木槿）、茉莉花等。包抄着小园地的弧形沙径居中合成一条通道，直透篱笆门；通道两边是草地花丛；围着篱笆的是密密浓浓的夜来香；花开时节，花香随夜风飘送，一阵又一阵，熏人欲醉。

从篱笆门的通道循沙径踏上梯阶，登楼台进入正门，是个大厅，三面板壁皆窗，一条颇宽的走廊向内直伸，走廊两边各

有三间大房（共六房）；走廊尽头，阶梯下去便是厨房、饭厅。厨房后的园地上有口井，井口砌着石头，石头砌有二呎多高，上加木板盖，可想而知井太深了有危险；证之井上挂着那只打水的水桶，吊绳从小圈圈卷到大大的圈，绳有多长，井就有多深了；井旁有间亚答围成的小屋，那就是冲凉房，一截大树干凿成的木槽，由井边伸入冲凉房内，井水便从大木槽倒进去；这口井距离篱笆后门约数十呎。篱笆内栽种的果树除了榴梿、山竹、红毛丹外，还有木瓜、芒果、芭蕉等，都是热带名种。

村长虽然是世袭相传的，但殖民地政府却发给年俸，托他看管甘榜。而那一二十户马来人家，耕种的耕种，打渔的打渔，都尊敬村长，遇见都以掌按心唤“彭古鲁”；村长也很照顾村民，由于村民都知足常乐，没有奢望也就没有失望，平平静静的，相安无事，不劳村长费心。

村长阿末年纪虽轻人持重，肥肥胖胖的，圆头圆脸，圆颈圆肚，圆臂圆股，正是相扑体型。人说肥人肥福分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不愁用，气定神闲，笑口常开，和霭可亲，最可取的是有颗善良的心。他追随祖风，家有四妻，却只生了一子一女，子名哈山，女名玛丽。

$\times$ $\times$ $\times$

客人芭二三十户人家，隔着溪流，比邻着马来村。一排四檐滴水式的锌板木屋，和村长家同向，背靠狮子山，侧向浩浩荡荡的大河，流过椰林丛下，椰子树高插云天，椰叶迎风婆娑起舞。那一排锌板木屋，有的是商店，有的是住家。人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做生意的；凡是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农庄。客人芭的庄稼在锌板木屋背后，荒野变良田，瓜果蔬菜，豆棚花架，阡陌纵横，好幅中国式农村景画。

锌板木屋中有间打铁店，主人龙腾，妻娇娇，子龙飞女龙翔乐享天伦。他身材魁梧，脸红如关公，这是由于天天打铁面对红炉火烘成的，连肤色也变深了，一身肌肉结实。不识者遇着他必误以为他是好武之人，其实他的心肠很软，属于柔情铁

汉那一类。他曾学得打铁手艺，自己当师傅。他擅制耕种用的锄铲和开芭用的斧头镰刀以及各种家用工具，对割胶刀最有心得，成为胶工们最乐用的招牌货，店号“顺利”，所制胶刀果然又“顺”手又锋“利”，伙计却名叫阿钝。

×

×

×

龙腾幼失双亲，及长，因为逃避乱军拉夫，与同乡壮丁们匆匆急于过番而误入圈套被“卖猪仔”，留下卖身钱别妻落难异邦。日出荒山野岭披荆斩棘，伐木开芭，夜宿茅寮，吃不饱睡不好，苦挨着蛇虫蚂蚁的侵袭和病痛岁月，久俟机结伙挣脱牢笼，偏巧季候风吹来了间歇的大雨，那天雷电交加，挥工的双煞孟虎、卢才，虽然生来一个凶如猛虎，一个贱若奴才，二人都犯了“贪”念，既无所不“贪”，亦“贪”生怕死，正所谓：恶有恶报，时辰必到！

在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中，孟虎卢才一怕雷劈，二怕“猪仔”走失，所以押回茅寮去，易于看管。龙腾早已和同乡们密商集体逃亡之计，难得孟虎卢才这两个克星跟大家混在一起，于是动手点燃炉火，把昨夜煮熟了收在大锅里的“香肉”加热滚得更有味，霎时锅中沸腾，“香肉”香风四溢，令孟虎卢才垂涎欲滴，况且冷大肚子易饿，饥肠辘辘食欲大振。

“喂！锅里是什么？”孟虎大声喝问。

龙腾故意嬉皮笑脸地巴结道：“吃了补气补血补力补那个的香肉。”

“什么是香肉？”卢才贪婪地问。

龙腾哈哈笑道：“一黄二黑三花斑的三六呀！”

龙腾的同乡们众口怱怱道：“试一试吧。”大家动手把锅里的香肉分盛在长木桌上的几只大铁盘中，孟虎卢才走了过去，大模大样地坐在长木凳上，龙腾见时机成熟了，忙呼唤：

“大牛大狗，快搬出酒瓮来。”

酒瓮的盖一揭开，酒香扑鼻。

“这是什么酒？”孟虎问。

龙腾笑答：“市面上买不到的补酒。”

卢才试探道：“又是补的？”

大狗诡笑道：“又是补那个的，补上补，今晚你们就知道。”边说边伸出右掌，比着中指。

茅寮外，风雨不息，雷电交加。

茅寮内，大吃大喝，孟虎卢才被灌倒。

龙腾吩咐快收拾包袱逃生！

有人顾虑道：“铁网了望台上的辜加兵有枪呢，逃得过吗？”

龙腾道：“逃会死，不逃也会死，若等死不如逃生！”

人，生来都有求生的欲望，龙腾和同乡们受够“猪仔”的痛苦，大家一条心勇闯鬼门关。大伙跟着龙腾冒着大雷雨，在天昏地暗下匍匐爬过铁丝网底的缝隙，借荆棘的遮掩，大伙儿超越了了望台上辜加兵枪击的射程，冲入森林。

“不怕辜加兵的枪了，歇一歇吧。”龙腾说。

当人紧张的情绪松懈下来的时候，才会有“痛”的感觉。一个雪雪呼叫：“哎哟，我的脚背撕了层皮，在流血。”苦着脸指着血水。

一个说：“我的屁股给铁丝网勾破了。”

好几个说：“我满身伤痕。”果然血染衣裳。

龙腾这才想起了向来孤孤独独沉默的同乡：“草仙！他们不叫伤叫痛，我还没想到有个懂医术的你。医者父母心，草仙，救救他们吧。”

草仙是个头长脸长发长身长手脚长的瘦人，日常有人唤他“排骨仙”、“鸦片仙”，其实看他那双炯炯发亮的金睛火眼就知道他是个健康的人。他的确少开金口，大伙儿被押去做苦工时，他也举止怪诞，孤独自己，披荆斩棘，伐木忙碌间，会快手快脚收起一些花花草草和树叶草根，没人看见也就没人问过他。但他在家乡的身世，龙腾是清楚的。他拜师练过武，学过医，采集过草药。也许学艺术精吧，他从未医过人用过药。

现在当他面对共同患难的伙伴的痛苦情况，才淡淡地说：“医，也要讲医缘，没有医缘的，百医不好，有医缘的一服见效。大概你们都听过人说：行运医生医病尾，衰运医生医死人吧？不过你们皮肉之伤，死不了的。”他口中说着，解下背着的大布袋，伸手入内搜出一个瓷瓶：“这是师父传授的金创药。小心替伤者抹了，好在雨水也有消毒的作用，没事的。”

这时雨过天晴，但太阳不见了，一阵阵的回巢鸟群聒叫着掠过。忽听得辜加兵的枪声频响，子弹向深林这边乱射。

龙腾机警，催促道：“辜加兵在搜查我们，快向高处打横走！”这是卅六着“溜”之一着。

天已黑，深林只闻声不见影：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越远越安全。”

这一群跟命运搏斗的逃亡者，攀山越岭，茫无目的地窜，像脱缰的野马，马不停蹄，直到天色微明，才给一溪流水挡住。他们经过一夜的饥渴，个个都疲乏无力，挣扎着喝下小溪流水。溪水是活水，清凉舒畅，喝了正好眠。

当他们给嘈杂人声惊醒后，发现包围着他们的马来人，人人手持划舢舨的木桨，为首的是已继承村长的阿末，腰配家传象征权力的短刀，英气勃发，但圆脸上和颜悦色，龙腾等可放心了。

由于双方语言不通，只好像哑巴打手语般，龙腾两掌并成船形翻了过去。村长明白他们说的是沉船逃生的。善良的村长不究他们的底细，招呼他们踩过当时的独木桥，到甘榜里一间偏僻的空着的高脚亚答屋安置下来，还送给他们一些足以充饥的玉蜀黍和瓜果谷米。龙腾这一群亡命之徒总算逃出生天了。他们烘热了玉蜀黍吃得津津有味，饿久了，能吃的都是宝，填满了肚子，他们共商前途。

龙腾说：“我们与其到处乱闯，不如就在这穷乡僻壤定基立业。你们有什么打算？”

大牛大狗说：“人地生疏，走投无路，还是留下吧。”其

余的人也都没二话，决定了。

翌日，龙腾大伙观察了这里的地理形势，都说狮子山灵气所钟，山岭有巨狮兀然坐镇，山下有大片荒野和一溪流水，有山有水是个好地方，何况含笑的狮子山，象征吉祥。

龙腾说：“马来甘榜在这边，我们就向村长请求让我们开发那边吧。这一溪流水正好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。草仙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草仙不开金口，瘦脸难得一笑。

村长看见他们，从小楼台缓步走过来。

龙腾顿觉机不可失，迎在村长面前，用树枝在土地上划图：小溪那边，建房屋，荒野变良田，瓜果蔬菜，豆棚花架，阡陌纵横……

村长会意，笑着拍拍龙腾肩膀，像老友一般。

龙腾腼腆地用右手磨手指做出算钞票的动作，村长也明白了频频地点头，答应贷款给他们，还从袋里搜出一张“牛车票”来说：“Boleh”（可以）。

“客人芭”就从此建设起来，互相扶持，在家乡有妻子儿女的也都设法接了过来，同马来人和睦相处。

那年的马来甘榜却不幸发生了一场火灾惨祸——

在一个干旱的大热天，马来村突然起火，亚答易燃，加上风助火势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甘榜里人手少，水桶不足，一片慌乱，妇孺大声惊呼哭号，村长阿末也束手无策，龙腾连忙号召客人芭总动员过桥抢救。

“大牛大狗，救火先救人，看谁家有人被困的快救出来！草仙，烧伤的由你料理，其他的和我一齐拨水截断火路……”龙腾如司令员般镇定指挥，大火虽灭得慢，火路却截断了不至于蔓延……这一幕紧张的救火行动，真好像经历一场战火，龙腾凭着“义”和“勇”，发挥了群众团结的力量，挽救了马来村全村焚毁的厄运。

这一场大火，不仅把马来村和客人芭两边居民融成一体，

而且在接触中消除了双方语言的隔阂，互相对话，互相沟通了。

客人芭的同乡们在马来村火灾后，还替失所的灾民重建家园，虽然因陋就简也足以安居，博得马来族群同声感激，那独木桥加多了几条大树干。

×

×

×

有一年，农历年和开斋节恰巧同一天，甘榜插花结彩，七彩缤纷的花棒遍地插，七彩缤纷的纸彩遍树绕。村长阿末家更是大事铺张，园地里摆长桌，桌面摆着吃的喝的，大宴村民；篱笆门外空地上搭起露天小舞台，舞台不高，没有围栏，台面厚木板钉得很牢很平稳扎实，左右两边有阶梯，前面台下是鼓乐队。鼓乐队是从大城市请来的，白天为餐会助兴，一早就鼓乐声不停。村民男女老少都穿上了新衣装，经过一个月来的斋戒，今天是他们大吃大喝的欢乐日子。

客人芭那边，当然也有一番新年气象，传统色彩更是浓厚，所谓：爆竹一声除旧岁，桃符万户更新春！门外门里都是大红大吉，男女老少也是一身全新，击鼓弄狮采青闹哄哄。

客人芭和马来村两边，礼尚往来，你们过桥来，我们过桥去，熙熙攘攘忙了整个白天。

入夜，小舞台的打气大光灯燃亮了，跳舞节奏的鼓乐声响起，四面空地围满了亮丽的人群，凡是有兴趣的男女双双登台，老的也跳，少的也跳，跳的是“郎迎”（Ronggeng）。这种舞最易跳也最有意思，“郎”要跳什么的舞姿，女的以同样的舞姿“迎”合男的，如摇手扭腰，女的也照做，男的要叉腰蹲低跳，女的也会配合。于是四周的观众大叫大嚷，笑声不绝……

一曲才罢，稍息片刻，鼓乐声又响起时，两对才七八岁少年男女登上舞台，一对男的华人，女的是马来妹，另一对刚刚相反，男的是头戴宋谷，女的是唐装衫裤，竟引起了阵阵喝彩，连站在村长家篱笆门前的村长和谈兴方酣的龙腾也都用力

地拍掌了。原来小舞台上这两对少年男女正是村长阿末的儿女——哈山、玛丽和龙腾的儿女——龙飞、龙翔。

哈山同他爸一个模样，肥肥胖胖的相扑体型；玛丽也和她妈妈一般娇小玲珑，瓜子脸，眉清目秀。

龙飞肖父，高大壮健；他妹妹龙翔也不示弱，肌肉丰腴，浑身是劲，见她如见她妈。

这两对少年男女自幼一同长大，青梅竹马，兄弟姐妹般，客人芭和马来村无人不羡慕这两对金童玉女，更无人会说闲话。

×

×

×

当年客人芭基础已定，龙腾和同伙的家乡有妻子儿女的都托水客带了过来，大牛大狗阿钝，后来也因“树榕妹”到龙腾的“顺利”铁店购割胶刀，由龙腾妻娇娇拉线撮合良缘，所有患难之交只草仙抱独身主义，要自自由由过一生。

龙嫂娇娇贤淑端庄，很有人缘，甚得村长阿末第四宠妻莎乐美（华裔），喜欢，偏偏两人都有了身孕，那一晚村长把龙腾夫妻请了过去吃榴槿，莎乐美说：“这狮子山榴槿粒粒黄肉干包，我们不舍得卖出去，留来自家吃，娇娇没有尝试过，所以才特别邀她过来开开胃。”村长频频点头。

“娇娇，你闻闻，好香啊。”莎乐美亲手把掰开的半边榴槿凑近娇娇鼻前，娇娇的鼻子生得好，人称为“猪胆鼻”，旺夫益子，嗅觉灵敏，先是怕那阵浓烈味，把脸避开。莎乐美说：“要吃榴槿才会留连在这里，试一试。”把一块诱送入娇娇口中，娇娇闭眼皱眉把肉吞进喉咙，感到一股暖气直灌丹田，随即感觉内脏很舒服，莎乐美问：“好不好吃？”

围着的村长几位夫人和龙腾都笑待娇娇的反应。娇娇嚷道：“又香又甜。”于是在场的众人大家品尝了一粒又一粒，村长竟然能辨认说出那一粒是哪一棵树的。娇娇只吃了几口就不再吃了，莎乐美问：

“为什么不多吃点？狮子山榴槿别地方吃不到的。”娇娇

赧然地靠近莎乐美附耳说了几句悄悄话，莎乐美听了脉脉含情地陷入沉思中，在场众人都在心里猜猜想想，只听莎乐美欣然认真地开声道：“娇娇，我保证你吃了榴槌胎儿无恙。这样吧，我们两人指腹立个约，如果一个男一个女就成其夫妻，如果两个都是男就成为兄弟，女的就成为姐妹，如何？”娇娇以目光问丈夫，龙腾马上拍手赞成，反问：“彭古鲁，你肯答应吗？”村长阿末特别高兴：“如果有二胎，也一样。”

×

×

×

四十年代。

客人芭已经不再是芭了，马来村也不再是原始甘榜了。客人芭这时候是近万人口的市镇，两排砖瓦的双层店屋夹着一条长街，街头到街尾少说也有一英里多，街分两边，各二车道，那一溪流水的木桥变成坚固宽阔的沥青大铁桥了；而马来村的高脚亚答屋在村长阿末的照顾下，格式依旧，建筑全新，砖脚板墙灰瓦顶了。时代进步，人民的生活水准也不同了。

兀立的狮子山仍然含笑，但山下苍莽的深林换了摇钱树的胶林；荒原变宝藏，采锡的“铁船”、“金山沟”、“琉琅潭”遍布，笑狮果然象征吉祥。多少人天未亮骑着铁马（脚踏车）头绑小灯，载着铁桶怀着胶刀，摸黑投入笑狮的怀抱割取宝贵的胶汁？多少人掘取笑狮镇守着的宝藏黑金？多少人以劳力血汗换来富贵？多少莘莘学子得而学成有用的人才？

这近万人口的市镇不再叫“客人芭”，有了个响当当的名字“河峰”，也许这名字取自那一溪流水和狮子山峰吧？连市区边沿那一间千人学府也叫“河峰”。“河峰”之名，名扬遐迩了。

含笑的狮子山，笑看着山下土地的发展，也笑看着岁月催人，客人芭龙腾和马来村村长阿末那一代人已到中年矣。

新陈代谢，新一代的人事出现了。

×

×

×

村长阿末的儿女——哈山、玛丽，和龙腾的儿女——龙

飞、龙翔，在“郎迎”鼓乐欢舞中，在爆竹声喧里成双成对长大，很快都将是“河峰中学”毕业生了。哈山玛丽自小同龙飞龙翔一齐读书，是村长阿末的主意。他为什么作这抉择，没有人想过，或者村长本人也未曾想过为什么。当然任何人的任何抉择必然有其目的，龙腾当初就曾在闲谈中提过：

“彭古鲁你不让哈山、玛丽读自己的马来书吗？”

村长阿末轻描淡写的答道：“只要他们喜欢，读什么书都一样，识字有本事就好。”

村长没说错。两家儿女同校同学，哈山、龙飞同班，玛丽、龙翔同级，你不懂的问我，我不懂的问你，四个人的成绩都一样好，尤其是体育项目，哈山、龙飞的足球，玛丽、龙翔的乒乓，都是县城区、州区及其他运动会的“河峰”代表，而且夺得不少锦标。由于有特长，四个人都得老师和同学的好感，而且四人“胜而不骄”，大家都喜欢亲近他们。如足球队长汪洋，大有球王李惠堂的风采，是大矿商独子，他就倾心于白晰丰腴的龙翔；又如大园主千金尤宝，爱打扮，有“校花”之称，她私恋龙飞；由于当时还是半封建社会，汪洋尤宝虽然各都有爱口难开，常把情信夹在书本里递给意中人。而甘榜里有痴男胡申，怨女雅雅，都是渔家儿女，迷村长儿女哈山玛丽，终因身分悬殊，患上单思，庆幸同病相怜，胡申和雅雅反而惺惺相惜了。

×

×

×

学校里有童子军的组织，童子军有种“追踪”游戏。“追踪”就是教练预早暗地里策划好路线，沿途暗置标记和指示，让童子军分成数人一小队循迹追踪下去，找到教练为止。这种游戏一来可以启发童子军的三大要旨：智、仁、勇。二来可以发挥合作精神。三来可以深入和认识环境。这些是教练温老师常常说的。

那天是“童子军日”，教练温老师先召集训话：“今天我们又要换路线投入狮子山的怀抱了，希望大家多走一趟，多一